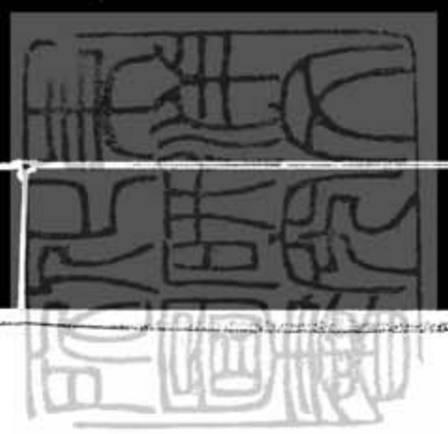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illegible]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貞觀政要卷之六

戈直集論

論儉約十八　論謙讓十九
論仁惻二十　慎所好二十一
慎言語二十二　杜讒邪二十三
論悔過二十四　論奢縱二十五
論貪鄙二十六

儉約第十八（凡八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禹貢曰。九山刊旅。蔡氏注。九州之山也。如冀州則梁岐之類。）通九江。（禹貢曰。九江孔殷。蔡氏注。即今之洞庭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

（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故曰九江。漢志所謂九江。非是。）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而衆所共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爲徇其私欲。（爲去聲）不與衆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作也。（復音缶）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獒之辭）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老子之辭）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物。（鏤音陋）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喪平聲）準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禮記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靡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見教戒篇注）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爲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

（朱氏翶曰。財用之嬴縮。關於侈儉。風俗好尚。本之人主。以儉約爲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朝廷以儉約爲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樸。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苟或反是。則朝廷百官。夸多闘靡。四方士民。歆羨倣傚。天地之生物有限。上下之財力有涯。烏能周贍。而普足哉。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富庶之功。唐太宗監秦人之敝材）

（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是成貞觀之治。撙節於一身者甚微。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基本者甚著。人主其可不察哉。愚按。太宗可謂知化民之本矣。一殿之建。材木已具。監秦皇之侈。而亟已之。一閣之營。公卿所請。慕漢帝之儉。而竟不許。其所以致貞觀之富庶也宜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平聲。後同。論語之辭。）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百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樂音洛）隋煬帝志在無厭。（平聲）惟好奢侈。（好去聲。後同）所司每有供奉營造。（供平聲）小不稱意。（稱去聲）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為去聲）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傳去聲。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本新興匈奴。以漢高祖嘗以宗女妻冒頓。故子孫冒劉姓。元海於晉永興中立國。是為前

（趙聰殺兄自立）聰將為劉后（為去聲。后。太保劉殷之女。為左貴嬪。後立為后。）起䳨儀殿。廷尉陳元達（廷尉。獄官也。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改姓陳。）切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啟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而甚愧之。（晉載記。劉聰將起殿於後庭。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豈問汝鼠子乎。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劉后聞之。密敕停刑。上手疏曰。今宮室已備。宜愛民力。廷尉之言。四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如何哉。陛下。今與工費廣。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天下罪妾。妾何以當之。願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命引元達謝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為深誡。比者（比音鼻）欲造一殿。仍構重閣。（重平聲）今於藍田（縣名。今仍舊屬奉元路。）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愚按。隋煬帝窮土木之工。極宮室之麗。迨有甚於紂之傾宮鹿臺。卒致家國不保。然亦隋文帝有以啓之也。文帝興王之君也。天下既平。而仁壽之役。民不勝困。是以後嗣傚之。殆有甚焉。太宗取隋殘弊之天下。所宜休息。幸而營造之事。或取納人言而止。或監前古而止。其過隋文遠矣。觀其言曰。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以聖人之所謂恕。而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心。君人者而味斯言也。豈惟崇飾宮宇池臺為然哉。樂聲色也。求神仙也。闢土地也。爭畋獵也。肆遊觀也。凡非百姓之所欲者。一以恕之一言行之。祈天永命之道也。魏徵之復其君曰。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此言尤為君人之格言也。或曰。太宗之言固善矣。飛山翠微玉華之作。何居。蓋飛山之作。既有魏徵之諫。而翠微玉華。以有疾避暑而即其舊以修之。未可以是而求其倫也。）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令平聲） 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 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呂氏春秋。堯葬穀林。通樹之。） 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秦穆公名任好。史記注。穆公葬雍州橐泉宮祈年觀下。） 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孔子合葬親於防。曰。吾聞古也墓而不墳。） 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吳延陵季子名札。適齊而返。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 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為鳧鴈。（闔閭吳王名。葬虎丘山下。發士十萬人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銅棺三重。澒池六尺。以黃金珠玉為鳧鴈。） 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秦始皇葬於驪山。吏徒數十萬。曠日十年。合采金石。被以珠玉。水銀為江海。人膏為燈燭。） 季孫擅魯。斂以璵璠。（斂去聲。璵音與。璠音煩。季孫。魯大夫季平子也。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桓魋專宋。葬以石槨。（魋音頹。桓魋。宋向戌之孫。為司馬。禮記。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造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玄廬。夜臺。墓之別名也。） 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云。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以栢木黃心為槨。曰黃腸也。） 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

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輀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宜為之為去聲）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勳戚家仍錄奏聞（舊本此章在慎終篇今附入此）

（愚按漢文帝嘗曰以北山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也異時文帝之遺詔曰厚葬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斯言也其有感於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陵務存隆厚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不能止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啓之歟愚嘗合二君之詔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為已之身而已太宗之意則欲使天下之人同為儉約之歸以免於暴骸之禍此又文帝之所未及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濕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荷去聲）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舊本自此下四章並在貪鄙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儉約者。人之所難能也。何曾之先見。而日食萬錢。謝安之相業。而不忘聲色。儉約豈可易能哉。雖然。有其道矣。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士之仕於人之國者。唯不忘其貧賤之時。則自無侈靡之失矣。岑文本身為中書令。而能不忘其為漢南布衣時。茲所以能不營產業。而為唐名相歟。

戶部尚書戴冑卒（子聿反）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令平聲。為去聲。）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公侯死曰薨）殯於旁室。太宗聞而嗟歎。遽命所司為造。（為去聲）當厚加賻贈。

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齎素褥布被而賜之。以遂其所尚。（此章重出任賢篇）

愚按。奢侈者。常情之所同樂。儉約者。中人之所不堪。自非為人君者。於奢儉之際。有以抑此揚彼。則為人臣者何憚而去其所同樂。趨其所不堪乎。戴冑居宅弊漏。太宗為之造廟。溫彥博死殯旁室。太宗為之造正寢。魏徵宅無正堂。太宗輟其材而營之。三臣之儉德行於下。太宗之褒賞加於上。天下之士。其有不聞風興起者哉。

謙讓第十九（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虞書大禹謨之辭。）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惡好。並去聲。易謙卦彖辭。）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顔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稱去聲。）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詩大雅蕩篇之辭。）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實用此法。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書。稱商三宗之享國。而周公蔽之以一言。曰畏而已。蓋惟天子之尊。苟以無所畏之心。而自恃。則治易忘亂。安易忘危。危亂而不自知矣。惟能以有畏為心。則上焉天心享之。下焉臣民歸之。如是而不安者。未之有也。太宗貞觀之治。所以致之者。固有其道。而大要莫先於此。愚按。昔史臣贊堯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贊舜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夫堯舜五帝之盛帝也。聖德輝光。在謙讓而已。易之謙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道而非下濟。則亢矣。何自而見其光明哉。太宗謂天子不當自尊崇。正合謙恭。此帝王之盛德也。魏徵於此時。不將順其美。而舉詩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其君。謂常謙常懼。日慎一日。唐虞所以太平。寔用此法。是固有以知太宗之心矣。蓋以堯舜之所以謙讓。終始如一。非一時之言也。後之人君。志於帝王之道者。勉之哉。）

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論語曾子之言）

顥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音扶）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易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以明夷莅眾。（莅音隸。易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

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易謙卦九三爻辭。）誠如卿言。詔賜物二百段。

胡氏寅曰。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為人已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其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顥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曉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為而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好古。敏以求之。我學不饜。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知之。庶乎少進矣。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失。正在矜伐。顥達之對。箴其膏肓。太宗儻得此道。雖帝王可及也。惜其資矯拂勉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之益。亦蹈飾非拒諫之悔也。

愚按。論語載曾子之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蓋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學者之所難能也。故朱子集註。以為吾友謂顏淵也。太宗以天下之君舉此為

（問。而孔穎達因而發明之。以聖門為學之方。勉進於帝王之德。蓋以太宗英明之資。雄傑之才。易致炫耀凌慢之失。聞穎達之言。有勞謙有終之語。穎達其善於格君心歟。）

河間王孝恭（太祖之子也。佐高祖多進圖策。獨存方面功。寬恕退讓。太宗親重之。宗室莫比。）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祏。遂領江淮及嶺南北。皆統攝之。專制一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將略馳名。兼好學（將好並去聲）敬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為比。一代宗英云。

（愚按。自古國家之將興也。天必生英傑奇偉之才。於其子弟族屬之間。所以昌大其門戶。而光啓其運祚也。周之興也。有周公康叔。漢之興也。有朱虛東牟。降及魏晉六朝。蓋莫不然。唐起晉陽。本支尤盛。孝恭之威名。與李靖相亞。道宗之將畧。與李勣齊肩。又能好學習禮。退讓不伐。求之布素之士。有不可多得者。雖未可方之周公之才之美。其亦康叔朱虛之流輩歟。嗚呼盛哉。）

仁惻第二十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上音抗。敵也。下音麗。耦也。）非獨以省費。兼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

出三千餘人。（按通鑑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云云。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孫氏甫曰。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尹氏起莘曰。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軀。而亡其國。今太宗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不一而足也。）

（愚按。仁哉太宗之心也。茲事不見於武德之初。而見於貞觀之初。論者謂聖子承統。行父之所未能行。誠可謂仁已。然司晉陽之管籥遂犯分於宮闈。此謀臣因以迫之以興師也。有天下之後。安其後宮。猶晉陽之心也。昔漢祖入秦宮室。能無所幸。識者知其智不在小。奄奠區宇。規摹宏遠矣。非唐祖所及也。太宗其殆庶幾乎。）

貞觀二年。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為去聲）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鬻音育賣也）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字執禮。如晦叔也。材辯多聞。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及即位。召為御史大夫。俄檢校吏部尚書。所薦引贏四十人。後皆知名。）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

（愚按。齊宣不忍牛之觳觫而就死地。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然惜其愛物之心重。愛民之心輕。）

（欲其舉斯心加諸彼也。太宗處九重之崇高。撫四海之廣大。而能軫念飢人之子女。出御府金寶以贖之。其愛民之心重矣。夫萬姓至繁也。博施濟衆。聖人猶病。飢人子女。豈能人人獲所哉。然是心也。足以王矣。貞觀之盛。孰謂非此心所致乎。）

貞觀七年。襄州都督（襄州。今為襄陽。隸河南。）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按通鑑。係六年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云云。）

（唐氏仲友曰。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駕馭之畧高矣。愚按。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非私恩也。蓋公義也。是故衛之柳莊既死而獻公祭弔。論者是之。晉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膳宰譏之。太宗於張公謹之卒。雖辰日不為之輟哭。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今中山府。隸腹裏。）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卒一人（從。去聲。後同）病不能進。詔至床前。問其所苦。仍敕州縣醫療之。是以將士（將。去聲。後同）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回。次柳城。（屬營州。今廢）詔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牛羊豕曰太牢）親臨哭之。盡哀。（臨。去聲）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宗征遼東。攻白巖城。（唐置巖州。今廢）右衛大將軍李思摩。（頡利族人。）

（諸部納欵。思摩獨留。高祖封和順郡王。與秦王結為兄弟。賜姓李。為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為可汗。思摩遣使謝曰。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天子北門。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太宗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衆。入朝從代遼。）為流矢所中。（去聲）帝親為吮血。（為去聲。吮粗究切。）將士莫不感勵。

愚按。太宗親征。葬戰亡之骨。吮思摩之瘡。可謂仁恕也已。然遠國強臣雖不義。而未至於虔劉邊鄙也。若以偏方不霑王化。自有太司馬九伐之制在。何至躬率六師乎。思遼水之無極。慮扈從之匪輕。仁恕一念。油然發生於中。則可以已矣。惻隱之心。何待形於遼事之後乎。

慎所好第二十一（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

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去聲後同）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乘平聲。後同。從去聲。）談論苦空。（佛教也）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見君道篇）尚書郎已下。多不解乘馬。（解音懈）狼狽步走。（狼似犬。銳首白頰。高前廣後。狽。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躓。故猝遽謂之狼狽。）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簡文。名綱。武帝第三子。侯景廢之。）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卒被聿切）孝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起兵討侯景。即帝位。）在于江陵。（郡名。今中興路。隸荊湖。）為萬紐于謹所圍。（梁承聖三年。元魏遣萬紐于謹將兵五萬。入寇攻江陵。）帝

猶講老子不輟。（元帝好玄談。嘗於龍光殿講老子。聞魏師至。停講。閱報帖然。復開講。）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縶。（音贄）庾信（為梁將軍。留於西魏。）亦歎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鑒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寅曰。太宗不好釋氏。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誠能然乎。抑徒意之云爾也。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嘗知之而以為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翼。魚之依水。顧不自知耳。）

（真氏德秀曰。太宗之言。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愧者。以其瞽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授受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為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愚按。太宗知老釋之虛無空寂。不適於用。知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暫無。斯言也。三代而下。君人者所罕聞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人道者。率性而已。聖人以此道垂訓於天下後世。則謂之教。堯舜之道。此道也。周公孔子之教。以堯舜之道為教也。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離者乎。太宗未足以進此也。而言則然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

名。秦始皇非分愛好。（分好並去聲。）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踟音遲。躕音廚。遲回貌。）還至沙丘而死。（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始皇從之。明年復遊海上。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復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還到沙丘崩。沙丘在今順德路鉅鹿縣。）漢武帝為求神仙。（為去聲。）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薦方士欒大。上見之大悅。大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迺拜大為五利將軍。賜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後竟坐誣罔。遂腰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愚按。漢儒有言。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太宗深懲秦皇漢武之失。謂神仙虛妄。空有其名。可謂不惑於神怪。不罔於非類者矣。然晚年深信婆羅門娑婆寐之說。使之合長生之藥。則又何所見而然耶。）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好去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令去聲。令狐。複姓。行達其名。時為校尉。）又誅戮李金才（名渾為將軍。有方士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為天子。渾與宇文述有隙。述因誣搆之。於是盡誅渾族。）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子聿切）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

（愚按。桑穀生於朝。而大戊以興。雉升鼎而雊。而殷道復盛。讖緯之書。雖有定數。然人君能至誠修德。未有不轉禍為福。改妖為祥者也。太宗謂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譏煬帝枉殺李金才等。其說是已。然晚年竟以女主武王之讖。濫刑及於功臣。則又何邪。）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唐制。工部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尚書其長也。）段綸（段姓。綸名。）奏進巧人楊思齊至。太宗令（令平聲）試。綸遣造傀儡（傀古委切。儡魯猥切。木偶戲也。世傳運機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之。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翻為戲具。）戲具。太宗謂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供平聲）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階級。并禁斷此戲。（舊本此章在儉約篇。今附于此。）

（愚按。中庸曰。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朱子釋之曰。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饋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段綸奏進工人。首令試造傀儡。非所謂作奇技淫巧者乎。太宗既削綸階級。且令禁斷此戲。可謂知所先矣。）

慎言語第二十二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給事中兼知起居事（唐制。起居郎及舍人。掌天子起居法度。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之。執事記錄。）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春秋左氏傳也。）臣職當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累音類）於聖德。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

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筆。正倫之一言兩得。將順正救之美。宜乎太宗悅而賜之也。愚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甚矣人君之言。尤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蒙其利。後世亦以為訓。一言之不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受其害。後世亦以為戒。人君之言。可不慎哉。太宗之言。雖意在史筆。其關於君道。則甚重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以鼓切）凡在衆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音類）況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稱去聲）而恠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轝於宮側。小事尚爾。況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愚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蓋能知所以慎言。則知所以慎行矣。行之不慎。尚何望其慎言。太宗謂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衆庶猶爾。況於萬乘。可謂知所慎言矣。魏徵謂人君有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則足以兼慎言慎行之意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難去聲）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

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蔽（令平聲）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古之人與不可傳也出莊子）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漢張良嘗匿下邳見老父授之以書曰孺子可教故稱良曰張孺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王與酈食其謀撓楚食其曰昔湯武伐桀紂皆封其後請立六國後王曰善具以告張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陛下事去矣為陳八不可之說見史）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累音類後同）須為社稷自愛（為去聲後同）豈為性好自傷乎（好去聲）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皎然可知（累音類）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簡彼緗圖（緗淺黃色圖書也）澹焉怡悅固萬壽於南

岳。（詩曰。不騫不崩。如南山之壽。）齊百姓於東户。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太宗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比音鼻）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按通鑑係十八年。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多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洎上書云云。上飛白荅之。）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謹密成德。而蹇直致患。而況要重之地。可不戒哉。洎每剛直敢言。始以受知。終以速禍。蓋太宗英明剛武。以取天下。挾振矜之態。雜議論及於群臣。而是剛正之語。或不容下。或往復詰難。或面折其短。才辯自逞。氣驕於人。夫以咫尺之威。生殺在手。非剛直之徒。孰與抗哉。而洎以遠引聖人不言。大辯若訥。深為勸戒。所以恢寬厚之德。獎進言之路。觀其所陳。若有優柔樂易之性矣。及其發言處身。或不自慮。夫以太宗之明。竟不深察。何知之不審。始卒有異乎。抑疑似之詰。有以啓之也。

唐氏仲友曰。上執其讜。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以鯀之不才。堯獨知之。然從試可乃已之辭。則人君之言。豈務求勝。太宗以智辯自居。往復窮詰。此最足以害從諫之美。洎兩言之。切中其病。孟子所謂非人於千里外者也。荅詔猶有反覆是非之言。則太宗自聖之病。頗亦難瘳。賴洎言之不已。使太宗許以能改。不然。其去德豈遠乎哉。一鑑既往。獨洎能出此言不亦賢乎。

愚按。劉洎諫疏。想見太宗以英雄之姿。逞神機。縱天辯。未免有輕物驕人之失。儻非能尅己自勵。勉強從諫。則所謂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由此乎生矣。今聞讜言。虛懷以改。其得為賢君也。宜哉。

杜讒邪第二十三（凡七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

蟊賊也。（蟊音矛。蟊之害稼者。）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比音鼻）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寃。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斛律複姓。明月其字。名光。後齊朝兼行將相。有名譽。鄰敵所憚。）齊朝良將。（將去聲）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斲汾河氷。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名珽。嘗爲謡言。讒斛律光。殺之。）讒搆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熲（隋之賢相）有經國大才。爲隋文帝贊成霸業。（爲去聲。後盖爲同。）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令平聲）及爲煬

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文帝太子名勇。後廢爲庶人。）撫軍監國。（監平聲）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分去聲）楊素（玄感之父。爲隋相。）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朝音昭。楊素揣知獨孤后意。盛言太子不才。文帝於是禁太子勇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以成其獄。廢勇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爲煬帝。）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絶讒搆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處上聲）藜藿爲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爲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首章之辭。）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青蠅篇之辭。）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惡烏去聲）蓋爲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愚按。自古讒邪之為惑。人主非有知人之明。不能辨也。太宗援據古今。以責望於其臣。魏徵數述經訓以致戒於其君。可謂極君臣之契。讒邪無得而間矣。厥後有致徵阿黨者。使溫彥博按之。雖足以直徵之枉。而左右之為讒者。竟不聞顯正其罪。罔非止讒之道。及徵之卒。乃因杜正倫之黜。復以阿黨疑之。疑情一萌。讒言遽入。謂徵錄諫辭示史官。有責己直彰君過之意者。遂有停婚仆碑之令。何不察之甚耶。使太宗它日無征遼東之悔。尚得為明主乎。信夫知人之難也。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數上聲）朕巡省河洛。（省上聲）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爲飼羊養魚。（爲去聲）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復音[illegible]）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慙懼。數日不食而卒。（子聿反。舊本此章在貪鄙篇。今附入此。）

愚按。元楷仕隋為歷陽郡丞。以獻異味。超遷江都郡丞。迹其邪佞。蓋與高德儒之指野鳥為鸞

（無異。太宗縱不能誅之。豈可復使為民之父母乎。與時潛飼羊魚。盛飾廨宇。蓋猶以事隋者而事唐也。太宗數而責之。是矣。然使能黜其官。致其罪布告天下。咸以為戒。豈不尤偉矣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長音掌）致理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冠去聲）交遊。惟柴紹（紹字嗣昌。臨汾人。以任俠聞。高祖妻以平陽公主。武德初。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戰伐而有功。）竇誕等（外戚也。貞觀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以光祿大夫罷。）為人既非三益（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孫皓。三國吳主。是為烏程侯。降于晉。高緯。北齊後主。為周所虜。）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累音類）但經云。放鄭聲。遠（遠去聲）佞人。（論語。孔子答顏淵問為邦之辭。）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誠由近習已上。文重出。師傅篇。舊本此章在直諫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帝堯與共驩同處。而不為共驩之所化。周公與管蔡同處。而不為管蔡之所化。夫上智不移。唯堯與周公為能耳。然堯猶畏孔壬。周公猶懼流言。豈恃其資質之美。而謂惡人不能染哉。下此。則善人之芝蘭。惡人之鮑魚。未有不與之俱化者也。唐太宗少與柴竇為友。而不能不昏太）

宗之德，世莫不疑焉。以愚觀之，太宗之所以為太宗，以其資質之過人也。其不能進於三代之君者，以裴竇輩為之累也。雖然，太宗少年之事尔，及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並居輔相，而封權宇文之流亦得廁乎其間。此貞觀之治所以止於如是也。然則太宗所謂不由漸染者，其然豈其然乎。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史無傳）上拔士論，兼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為行並去聲）。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間去聲）。昔蜀後主昏弱（名禪，先主之子），齊文宣狂悖（並見前注），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嶺外。（舊本自此已下三章在貪鄙篇，今附入此。）

孫氏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知人之術者也。知房杜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房杜荀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為法。

說見後章。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者。（比音鼻）庶知寃屈。欲聞諫諍。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官。（訐許結音）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魏徵為秘書監。有告徵謀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秖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范氏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惟聖諸讒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

（愚按。上封事者。訐人小惡。而太宗罪之。讒人告魏徵謀反。而太宗誅之。此可謂明也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知數職。斯乃天下之確論也。如晦遽以為譏論臣等。太宗遽以為毀謗離間。至流師合於嶺外。亦可謂寃也已。然則合三事而觀之。太宗得其二。而失其一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比音鼻）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護過之意矣。伐遼之監不遠而窮兵。用魏徵而仆碑於身後。知宇文士及佞。而游言自解。謂守而不失。未免自矜也。愚按。善惡直書。而義自見。此史臣之職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人情之常也。為人上者。其於言行之際。知善而力行之。知惡而力改之。在我而已。史臣直筆。吾不知也。太宗嘗欲觀史矣。而後問起居所記之行事。是欲史臣每有以彰其善。而有不善者。則削而不書也。所行果出於善。始終如一。史臣豈得而揜其善乎。勤行三事之言。雖為君道之善。而表襮於起居注之臣。則似有矜善之意矣。）

悔過第二十四（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去聲）群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来（比音鼻）四海安靜。身處殿堂。（處上聲）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墻面。莅事惟煩。（周書周官之辭）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少去聲）大覺非也。

（愚按。夫子於易之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釋者謂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夫遷善改過。學者之所難。而太宗定天下之亂。處帝王之尊。乃能知讀書之善。而能遷之。知少時之過。而能改之。可謂知為益之道矣。充是心也。為益之道。豈有窮際乎。）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

既是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去聲）。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幾。量。並平聲。）遂遣泰歸於本第。

愚按。古者世嫡之位既定。而衆子各有定分。觀於周官之衣服膳羞之不會者。必曰惟王及后世子。王及后固也。而世子與焉者。所以示尊隆。絕覬覦也。太宗之時。既知承乾不修法度矣。乃重魏王泰之才。固以踰分越制矣。又使居武德殿。他日兩廢之事。寧非太宗有以啓之也。雖以魏徵之言。覺大錯誤。終非宜為矣。重天下之本者。慎之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平聲。後同。）天下之通喪。（孔子荅宰我之辭。）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商君武丁也。）古之人皆然。（孔子荅子張之辭。）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漢文以日易月之制。（漢文帝行短喪。以日易月。）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後漢徐幹撰中論二十篇。）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疏平聲。）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愚按。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夫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自漢文短喪。以日

（易月。歷代因之。恬不知改。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綱常不明。莫甚於此。太宗雖不能蚤遵經訓。躬行其禮。而能引咎自責。追悔悲泣。抑亦可以為孝矣。後之人君。所宜遵復古制。以詔後世。俾子孫守之。永永無斁。罔使蹈漢文之失。貽太宗之悔。豈不卓冠千古哉。）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音扶）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稱去聲）。或面加詰難（去聲）。無不慙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問難。當即改之。

（此章重出納諫篇。直諫類。比此為詳。）

奢縱第二十五（凡一章）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覩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史記注。周凡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少者猶四五百年。（史記注。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年。東西兩漢共二十四帝。凡四百二十四年。見漢書。）皆為（去聲。後同）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尒。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三國。蜀二主。四十五年。魏五主。四十五年。吳四主。五十九年。西晉四主。五十三年。南齊七主。二十二年。蕭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二十三年。東晉十一主。一百三年。劉宋八主。六十年。元魏十二主。一百一十九年。東魏一主。十七年。西魏三主。二十二年。北齊五主。二十八年。後周五主。二十五年。隋三主。三十七年。）良由創業之

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去聲）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施平聲）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令平聲後同）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慎夫人也）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

諸處（益州今仍舊隸四川）營造供奉器物（供平聲）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少去聲處上聲）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長音掌更平聲）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来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

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周幽王名宮湼厲王名胡皆無道之主）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京姓房名字君明漢東郡人治易）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来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音洛）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

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斂去聲）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旰居案切。日晚也。）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

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按史傳通鑑。此與論諸王定分刺史縣令同一跡。）

范氏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胡氏寅曰。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病也。豈特太宗。凡三代已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蠱先甲後甲之義。而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矣。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太宗嬪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武以收遠畧。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而百姓怨咨。馬周言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

愚按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天下之道望之太宗。可謂能責難於其君矣。式禹湯文之

武之道。修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後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非可以勉強而為之也。太宗為唐賢君。謂其行事有合於禹湯文武則可。槩以禹湯文武之道、則未之盡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營造器物而百姓怨嗟、與皞皞之氣象有間矣。幸而因周之言。即命停罷。其足以保貞觀之盛也。以此。若夫廣施德化。為子孫立萬代之基。此王者必世後仁之事。未能進於是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其必有道也夫、

貪鄙第二十六（凡六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群臣若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贓賄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疏遠忠正。（遠去聲）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

愚按。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必察之以廉。甚矣貪之足以禍其身也。夫利所以資身。利積而身敗。則利乃所以殞身也。可不戒哉。然自昔戒貪之言。多矣。善乎太宗之言曰。明珠。身外之物。尚不可以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此可為有官君子之箴。終之曰。帝王亦然、是不惟有以戒其臣、而亦以自戒也。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

（解音懈後同）至如內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公儀。複姓。休。名。魯相也。）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桒柔篇之辭。）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即秦惠公。僭稱王。是為惠文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便平聲）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事見蜀記。）漢大司農（漢制。掌諸錢穀金帛貨幣之職。）田延年（字子賓。齊諸田之後。漢昭帝時為大司農。）贓賄三千萬。事覺自死。（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積貯炭葦諸葬物。昭帝大行。用度未辦。延年奏言豫收不祥物。冀疾用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為。請沒入官。奏可。富人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車。直千錢。延年詐增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告其事。時議以延年廢昌邑王時。嘗發大議。當以功覆過。霍光曰。往就獄公議過。延年曰。我何面目入牢獄。遂刎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勝平聲）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

愚按。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蓋分田制祿。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厲其忠廉之節也。太宗謂當時五品已上。祿秩自厚。若受財。不過數萬。其知所以勸矣。自以蜀王為監。以牛金而亡國。欲臣下以田延年為監。以贓賄而殞身。非特以此戒臣下。且以此律其身。則列于庶位者。寧不知所懲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競競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音洛）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為深誡。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愚按。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自古聖人。拳拳於畏天者。豈謂人君。尊無與敵。借天以壓之哉。蓋競業祗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所傳之大原也。太宗自謂常競競業業。以畏天地。又使群臣當如朕畏天地。是真能合乎聖人畏天之學矣。然太宗之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往而非天哉。一息之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輟。非畏天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所以事天者。純而已矣。愚觀太宗之行事。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慕武。知任賢矣。而復聽讒。知斷恩矣。而復牽愛。甚矣其雜而不純也。此豈足為畏天之實哉。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恥之。（令平聲）

愚按。大學引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也。陳萬福違法取驛家麩。非有取於民者。其盜臣之謂乎。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愧其

（心。而不加罪。可謂寬仁也已。）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宣州。今為寧國路。饒州。今仍舊。並隸江東。）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惟須納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行。去聲）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鬻銀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後漢桓帝名志。靈帝名宏。）好利賤義。（好去聲。漢靈帝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又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五百萬。）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勅放令萬紀還第。（令。平聲）

孫氏甫曰。太宗所以能斥言利之臣者。無它。內能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抑恩寵。無妄費耳。官中欲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過。公卿請營一閣。則念文帝之儉。將修洛陽殿。則聽張玄素之言而遂止。嫁送長樂。則納魏徵之諫。而從薄。宮人罷遣。而出者三千。此其逆身節用。天下已陰受其賜矣。而文武官止六百四十三員。府兵止六十萬。又皆散之農畝以自給。天子惟務德義。以致治平。薄賦斂。以厚風俗而已。此言利之臣。所以不能合也。

胡氏寅曰。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箕斂。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民為急。以桓靈私藏為戒。審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為

（人君法矣。愚按。大學曰。治國家。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觀太宗卻權萬紀銀坑之奏。真能不以利爲利者。蓋當是時。宮室服用。每能慎乃儉德。是宜諄諄訓下。無愧辭也。夫表正而景隨。源清則流清。表未正而求正於景。源未清而求清於流。無是理也。是故欲臣下屬廉名。當自人君之崇儉德始。）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爲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爲（去聲）貪冒財利。與夫（音扶）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爲鑒誡。（舊本。此章重出鑒戒篇。今按此章喻貪爲切。故去彼存此。）

（愚按太宗訓臣下廉潔之爲美。貪利之爲害者數矣。魚鳥之喻。尤其明白痛切。今人讀之竦然。誠足懲創人之逸志也。可不戒哉。）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貞觀政要卷第六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